

福音普傳

我在以色列認識上帝 (上)



石金義弟兄 (筆名)

(一位曾經兩度在中東擔任工程隊的翻譯)

前言

人照着各種信念從事活動，或大或小；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信仰。信仰是人的靈魂最終的歸屬；生命的法則也是信仰的法則。美國心理學家之父威廉·詹姆士說，19 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現不在自然科學領域，而是人們的潛意識在信仰的觸發下所產生的力量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，到中國革命的勝利，都證明了信仰的力量。

在現實生活中，一個普普通通的人，會因為信仰，爆發出驚人的力量；在國外，人們將它比作核能的力量。但大部分人，由于生活環境的限制，沒能找到信仰的力量。

筆者的父輩曾經是為共產主義信仰奮鬥過的一代人，在他們的影響下，筆者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思考信仰的問題。近 20 年來，中國的改革開放，結束了過去的封閉式國策，使中國很快融入了世界大家庭。人們除了物質交往以外，就是思想交流。筆者多年來的外事活動，對人的本性有了諸多的思考。

1990 年筆者去歐洲考察，在物質上雖貧窮，但思想上却自我感覺很超越，只是羨慕別人的富有。因為那時國內是計劃經濟，大家生活差不多；1992 年去伊朗搞工程，只是為了掙錢，不理解伊朗人的祈禱；1999 年去以色列，也是為了掙錢，却在祈禱之後，認識了上帝，似乎更了解了西方世界和文化。

筆者為了講清這種信仰，在本文中幾乎將個人的所有隱私暴露給讀者。目的也只會有一個，願讀者能找到信仰，並因信蒙福。本文也為年輕的讀者，在了解西方人的心理方面，提供一點幫助。

筆者認為，不管是什麼信仰，如果它限制了你的自由和主觀能動性，給你帶來了心理上的壓力或恐懼，讓你不再愛國、愛科學，阻礙了你所追求的事業，你就完全可以拒絕。此外，筆者堅信，信仰會帶來成功，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一心裏的平安，這也是信仰能給你帶來的結果。不管讀者信不信上帝，你肯定喜歡別人對你說：「願上帝保佑你！」這也是筆者最後要說的。

2004 年 2 月

(編者按：原文長達四萬字，這一期只擷取其在異地跨文化工作的經歷及歸主的心路歷程，以饗讀者；下一期則刊載其信主後的成長和掙扎。)

一、伊朗淘金

在異國他鄉，我渴望了解那裏的文化，那裏人的思想。一次，我在去德黑蘭的火車上同人聊天，伊朗人問我信仰什麼，我說我没有信仰。他驚訝地問：「没有信仰，你怎麼能活下去的呢？」我就隨便跟他說，我信仰良心、信仰科學。其實我以前信仰過共產主義，我心裏想，只是在這裏我不願同他爭論罷了。車子開到古姆的時候，已是晚上 8-9 點鐘，全車人需下車禱告，之後才能吃飯，我也參加了祈禱。伊朗人教我怎樣祈禱，說禱詞。我的筆記本上，至今還留下了那位伊朗人教我的禱詞。(大意是：仁慈的主啊！我們讚美你；末日審判的主啊！我們敬拜你；我們尋求你的引領，保佑我們走正道吧，最仁慈、寬容的主啊！)

我在古姆的祈禱共有三次，每一次都帶着好奇的心情，每一次都覺得穿鞋子很麻煩，潮濕的手和腳，把襪子硬是給撐破了。祈禱之後有一種小憩過後的感覺，腦子裏一片空白。我跟伊朗人說：「我感覺像個新人。」在德裏蘭，我還找到了經書店，買了本叫「what is salat (什麼是祈禱)」的英文書。書中一開始這樣說：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要洗手、洗臉，有時我們要洗澡、洗衣服，以保持我們身體的清潔。同樣，我們的靈魂也會遭受污染，你會常常忌妒、好色、自私、貪婪……這些精神污染會讓我們偏離正道，忘記真主，引我們走上犯罪的道路。書中介紹了禱告的正確方式和禱詞等等。例如：(波斯語) Ihdina-s-smata-l-mustaqim (請引領我們走正道)，有的禱詞更長，如未經訓練，你一口氣是讀不完的。那時我好像理解了每日電視裏播的祈禱畫面，這有點像我們文革期間每天學習毛主席語錄一樣。我想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意識形態，否則怎樣統一國民的思想呢？

伊朗人雖然天天禱告，但你並不覺得他們大方在哪裏，每次要工程款，你都會與他們爭吵一番。明明按合同規定，死工作量，死單價，可工程監理和業主就是要七扣八扣，給你搞的滿肚子氣，你會覺得多少活都白幹了。不僅如此，他們還鑽合同的空子，把五塊直剪試驗硬說成是五組 (25 塊)，這樣一來，兩年的合同三年也甯想幹完。經多次談判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，雙方都疲憊不堪，我這個當翻譯的就可想而知了。對方的工程監理吉雅西，就因為我說他倔得像驢一樣，他就拒絕和我們談判長達兩個多月。最終還得由福院長在公司裏調停，才解決了這個問題，但還是多做了不少塊。到後來，伊方乾脆就不按合同辦事了，叫你幹啥就趕啥，不幹，連幹過的活也甯想要錢。氣的我們大隊長血壓升高，夜不能寐，「真是太沒良心了，這是場硬仗、惡仗呀！」而我勸他說，「幹吧，幹吧，誰讓你到人家這一畝二分地上來呢？」

在伊朗呆了一年多以後，人人都開始想家了。能平安回家就是大家的最大心願，錢已經不是首要的了。從國內帶來的醬油什麼的已用光了，廚師把糖燒焦後，再對上水當醬油用；市場上沒有生薑，燒牛肉或鷄只能放些桔子皮；一年到頭就幾樣菜，西紅柿、黃瓜、胡蘿蔔、土豆、生菜和洋葱頭，大家實際上是在熬日子。

二、在以色列初識教會

以色列是一個在地圖上經常用數字表示的小國。43 歲的我，身體壯如牛，只要飛機不出事，在以色列混兩年，吃再大的苦也能承受。至於能掙多少錢，心裏沒有底，據同學說，在最壞的情況下，進帳的錢也不會低於 400 美元/月。因此，每月交給單位的 300 元人民幣就不算啥了。但無論如何，這次出國是最慘兮兮的一次。

以色列屬亞熱帶地中海式氣候，一年中除了多雨的冬季（從 11 月份到 3 月份），就是陽光充沛的夏天。夏日裏，白天溫度高，但晚上睡覺要蓋被子。冬季也不很冷，氣候宜人。我去的時候正值冬季，雖住在海邊，但不能下海游泳。我們的住處叫 Michmoret，在以色列地圖上找得到。住處那破舊的平房，是 50 年代猶太人移民時建造的，目前已歸私人所有。一共只有十幾排，還住着不少羅馬尼亞的建築工人。平房之間的空地很大，堆着一些生活垃圾，雜草叢生，還長着些仙人掌，並能依稀看到當年花園留下的舊石、小道的形狀。一些不成形的樹木間拴着涼衣繩子，很長時間沒人用了。我們從機場到達住處的時候已是早晨 7 點多了，四周很安靜，工人一大早都去了工地，房主還在睡覺，只聽見海水在不停地拍打着岸邊，發出嘩嘩的聲響。

對勞務人員的管理和收入狀況，我是在以色列一個月以後才搞清楚。為了防止你在以色列不服從管理或外逃，你得在國內交足一萬元左右的押金。另外，去以色列的機票、培訓和辦照等費用一切自付。下了飛機後，護照一律被沒收，交給一個以方的勞務公司管理。你被安排在一個建築工地，就閉着眼幹活吧。你每月只能拿到一點生活費（相當於 100 美元），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開支，不能抽煙喝酒。

如果你一個月創產值是 1000 美元，25%歸中方和以方的兩家勞務公司；400 美元交以方工會代理機構，幫你辦理銀行帳戶、打工卡、醫療保險、住房、交通等費用支出；再扣掉 100 美元左右的生活費，剩餘的就是你進帳的錢；也就是 250 美元了，並且只有等到你回國的時候才能在中行拿到。

在 Michmoret 居住的一個多月中，傳教的人在周末的晚上來過我們住地一次，都是些海外華人。他們從小巴士上搬下兩個紙箱，裏面有幻燈機和一些印刷材料。在一塊空地上，他們背着山牆一邊放着幻燈片，一邊講解着《聖經》。

在場的人，每人都發了一個書簽，上面印着《聖經》中的各種話語，「信子的人有永生；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」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」另一面印着黃、黑、紅、白、綠五個彩色圓點。牧師們解釋說，黃色代表上帝，是陽光；黑色代表人（因為人生下來就有罪）；白色則表示只有信上帝和認罪，才能成為清白；紅色則表示，信徒要遏制和燃燒自己罪的意念；最後才能有永生，即綠色。

他們還把《聖經》中的各章的標題，編成歌子來教我們唱。「太可路，約徒羅，哥林前後書……。」他們真是吃飽喝足了，拿我們來開心，我心裏想。但出於對傳道人員的尊重，我和其他幾個（也許是信主的）人一直堅持到最後，並幫助他們收拾東西。回屋睡覺的時候，我手裏多了些宣傳材料，如《基督教真理報》、《海外校園》等。

在住處，我跟小楠和江工談起聖經的事情。我說我以前看過《聖經的故事》，書中說，上帝造天地萬物和人，人類始祖因偷吃了禁果，被趕出了伊甸園，從此死亡就降臨到人的身上。我是學外語的，年輕時很想知道西方的東西。英語小說裏也常常充滿了上帝、祈禱、耶穌之類的詞，但我並不真的往心裏去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巴別塔的故事，說的是人類為了顯示自己的偉大，不認識上帝，想建造一個通天

的塔，所以上帝就把人類的語言打亂，讓他們無法團結起來。這個故事挺有意思，因為一個國家幾乎就是一種語言團結起來的，並且，說不同語言的國家，最終還是能溝通的，只是起初有點困難。在我翻譯的生涯中，就沒有發現不能溝通的。只是常常感到，在溝通之後，覺得人生也莫過如此，沒有什麼意義。……小楠說，英國有個作家寫過一本書，叫做《扁平國》，書中說，扁平國裏的人只有二維的概念，不像我們有三維的概念。他們要藏起一個東西來，在他們看來已經是很隱蔽了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就像看平面圖一樣，一眼就能看出他們把東西藏在哪兒。而上帝是有許多維的，他看我們三維的人就如我們看二維的圖一樣簡單。據說高等教學中就有 11 維的概念，你要是讓老師去描述，他就會讓你去找上帝。其實科學上的許多理論，一開始都是以假定存在的。

我們住處還有一位東北來的人，和我們的工人住在一起。他來以色列已經有好幾年了，目前在我們工地做計時工。他原來是林業工人，到以色列來，上了一個私人包工頭的當，幹了一年多建築工沒有工資。在他們鬧罷工將要被遣送回國時，教會的人幫了他們的忙，為他們打贏了官司，最後迫使以方又重新為他們安置了工作。他說他信了主。

一個周末的下午，他說他要帶我去耶路撒冷教會，去認識一位在教會工作的荷蘭老太太。吃住我不擔心，出個路費就行了。據說這位老太太曾經幫過他的忙，他後來買了一束鮮花。在路上，他向我介紹了他的過去。在國內他曾經是一夥「小弟兄們」的頭頭，與地方的官員鬥過，身上和臉上都留下了不少當年刀砍的疤痕。我是渴望去耶路撒冷的，只是沒想到，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聖城，居然是以一種近乎難民的心境，被一個昔日的「暴徒」引領着。

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，名義上是以色列的首都，但真正的首都却是海邊的大都市——特拉維夫。從住處到特拉維夫，再轉乘小巴士去耶路撒冷，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路。下午 5 點多鐘，教堂外就聚集了不少人，來的人大部分是中國大陸留學生及家屬，還有一些韓國人，以及台灣和香港的人，這讓我很費解。我去教會，是因為想在那兒免費吃住一晚上，第二天去玩老城，根本就没有信神的意思。

下午 6 點鐘，教會活動開始了，我餓着肚子和大家一起唱讚美歌、祈禱、聽牧師解經，並聽了一位台灣老學者做的見證。見證給我留下的印像就是，「一次他在教堂裏，手一舉就信神了。」讓人哭笑不得。不過其它地方說得都還很真實動人，但就是在關鍵的時候讓人感到沒勁。在中間休息的時間，我乞丐般地吃了不少免費的餅乾和飲料，當晚飯。因為教會周圍沒有賣吃喝的，再說，身上僅有的一點錢是我一個月的全部生活費呀！

教會裏安排了一位韓國姑娘，為包括我在內的一男三女做了面對面的傳道，我們都是第一次來教會參加活動的人。這位韓國姑娘叫樸義真，我剛去的時候就和我聊天，一開始我還把她當了中國浙江一帶的人呢，因為她的普通話說得很地道。

我們先各自介紹了自己的情況。其中一位女士是醫生，到以色列來是陪伴丈夫讀博士的。她們都是因為在住處感到孤單，來教會參加活動。樸姑娘在傳道的時候，用紙疊了一個十字架，來解釋神和人的關係，並且說，漢語中的「義」字很厲害，是「羊」字底下放個「我」，它向人們昭示着，「我只有做上帝的羊才能稱做義。」

在樸姑娘講完之後，我們每個人要做個表態，我們都明確表示我們是不會信神的。我反過來還向她講了許多關於達爾文進化論、美國火星探測器在尋找太空中的生命、徹底的唯物主義、……應該相信科

學，宗教是麻痹人們思想的精神鴉片，……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理論等等。我挺會侃的，大概是餅乾和飲料吃多了，特別是在四位女性面前。樸姑娘並沒有跟我爭論，並且歡迎我們下次再來。

教會活動結束以後，已是晚上 10 點多種了。教堂裏有限的幾個床位早已滿了。荷蘭老太太已回國了，鮮花送給了另外一位荷蘭女牧師。因為沒有護照，連附近最便宜的旅館也拒絕接收我們。最後還是在這位荷蘭女牧師的幫助上，用我們的打工卡做抵押，才在一個阿拉伯人開的舊旅店裏過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東北朋友帶我從大馬士革門進了老城，走了一下據說是當年耶穌背十字架走過的地方，如今已成了旅遊紀念品街市。老城裏面如同迷宮，伊斯蘭教建築和西方哥特式建築混雜在一起。來來往往的人中，各種膚色都有，有人說以色列人是沒有固定形像的，此話一點不假。中午的時候，你還可以碰見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組團旅遊的人。

我想，耶路撒冷之所以迷人，是因為她是世界三大宗教的聖地。基督教的耶穌在此降生、受害、復活；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在此飛馬蹬天；猶太教的聖殿牆角（哭牆）也在於此。據當地人說，有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徒，來此以後，竟不願意回去了，有的人甚至欣喜若狂，不得不住進醫院，以至於組團旅遊的人不得不事先向遊人打招呼，以防止類似的事情發生。而我作為東方人，對耶路撒冷沒有那麼狂熱，只是為了滿足一下好奇心而已。我對宗教並不感興趣。讓我不能理解的是，耶路撒冷在希伯來語中是「和平之城」「的意思。而實際上她把整個世界都攪得不得安寧。

三、美元來啦！

12 月初，我的同學快要期滿回國了，我讓他跟李經理說說，我來接他的位置。他在 Nes Zyyona 工地帶領 20 幾個工人搞別墅裝修，月收入在以色列的所有工地中，數一數二。由於我們是同學關係，李經理很快就同意了，並將我急早地搬了過去，好讓他帶我一段時間。

Nes Zyyona 離特拉維夫很近，是個小鎮。工地就在小鎮的西的部，位於一個小山丘脚下的一片空曠田野上，周圍還有許多橙子林園。按圖紙的設計，要建造 200 多套別墅和 50 多幢（6-8 套間的）小樓。我去的時候，工程量已完成近 1/6 左右，有些房子已賣了出去，並住上了不少人家。

工人的住處就在工地邊上，10 幾個集裝箱房子中，住着羅馬尼亞工人和我們的勞工，周圍一片荒野，像個難民寨。我和同學住在一個有 10 平米左右的集裝箱屋裏，比起工人的房間顯得寬敞和亮堂一些，因為他們得 8 個人住在一個箱內，上下鋪擠得滿滿的，臭氣熏天。這種集裝箱鐵皮房子，是屋裏屋外一樣冷熱。夏天，中午熱的無法呆在屋裏；冬天的雨季，到處漏雨水、生黴。

羅馬尼亞工人是搞混凝土結構的，他們的人比我們的多，人也魁梧，屬歐洲人種。他們雖然也住在這種屋子裏，但他們能自己動手，從工地搞一些建築材料，將屋內屋外裝修一番。門前用木柵欄圍着，擺放着花草，上方搭有雨棚，鋪着塑料布，工作衣和鞋子都放在外面；還有簡易製做的木桌、木凳和撿來的舊沙發。整個住處的地面，都被羅馬尼亞工人用混凝土澆了厚厚的一層。他們有專人負責住處衛生，打掃廁所和淋浴間，修理水電煤氣管道等出現的問題；還設有小賣部、電話亭、電視間；他們修建運動場、花園、養狗。可以看出，羅馬尼亞人在這裏是照着日子過的。當頭的 Dino，比我大幾歲，腿有些毛病，修個舊車子，滿工地的開。他還為自己修個會客廳，用工地上的大理石鋪台階。工人們的屋裏，舊冰箱上或牆上，貼滿了性雜誌上的特寫鏡頭，常常將檢來的舊音響的聲音放得很大，讓你一開始很難習慣。但總體來說，他們的素質比我們要高，許多人會說英語。據說他們大部分人，家也在農村，

生下來就在教堂洗禮，起教名。但工人中信上帝的人並不多。他們半年回國一次，2個多小時的飛機路程。因此，他們在以色列比我們的人心態要好，每人每月工資只寄回去一半，另一半自己花，所以特拉維夫的紅燈區在周末的時候，成了羅馬尼亞人的聚會地方。

在 Nas Zyyona 的一箇月中，我的體力恢復了許多，精神也好起來了。我們有個小食堂，一個工人負責燒飯，一日三餐不用自己燒。我也不用幹活，在工地轉累了，就回屋休息，看看我從國內帶的書和一些教會的書，有時也翻翻《聖經》。因為《聖經》到處放的都是，工人屋裏也有，是簡裝本，有的已破爛不堪，都是教會送的。我的同學經歷也不平凡。他畢業的時候，被分在省城外貿公司，去過英國經銷茶葉。後來又去南方中信公司工作。之後他又辭職去了非洲，在那兒為中國遠洋漁業公司搞後勤補給和銷售，開個車子滿處跑，真讓人羨慕。他曾經掙了不少美元，但都被他的弟弟做生意給賠了，為此他常常後悔不已。他還說，這次到以色列來，是他出國經歷中最丟面子的一次。

12月下旬，是以色列春暖花開的日子，也是我們可以進橙子園，大飽口福的時候。猶太人並不小氣，按聖經的說法，他們不會摘光果子，專門留一點給外邦人吃。我的心情很愉快，並和同學參加了一次教會組織的活動。

周末，我們坐着教會租來的大客車，帶着乾糧，去了好多地方觀光。像耶穌墓地、伯利恆、萬聖堂、死海、加利利湖、海法大教堂等，主要都是些與聖經有關的地方。一路上，他們宣傳他們的道，我玩我的。漂在死海裏，像個水餃子，你要是老是爬着，水的浮力會把你的大腿向上托，讓你的腰受不了；要是老躺着，你不得不抬着頭，因為你不能把水搞到眼睛和耳朵裏，畢竟是高濃度的鹽水呀。當然，你也可以在水裏走着玩。在萬聖堂裏，牆壁四周都用各國文字寫着聖經裏的主禱文，我找到了中文的部分：「我們在天上的父啊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願你的國降臨。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……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凶惡，……。」萬聖堂裏讓你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凝重和神秘，讓你不敢怠慢。

在約旦河與加利利湖相匯的地方，教會舉行了洗禮儀式，據說這就是當年耶穌曾經洗禮的地方。接受洗禮的人有20多人，有勞工也有留學生。他們事先換好白衣服，站在河水中（水底有水坭台階），在牧師的攙扶下，一個接一個地輪流在河水中向後浸泡一下，然後再上去換衣服。我的同學洗過禮，這次同我在一旁觀看，我也問了不少與宗教方面有關的問題。例如，上帝即然無所不能，為什麼不把世上的壞人統統給消滅掉；我要是祈禱，天上能掉下美元來給我，我就信上帝……。同學最後說，我這輩子是不會信上帝的，但也要見上帝。

2000年元月1日，我接過了手機，正式走馬上任，開始領班了。那天正逢電腦千年蟲時刻，據說許多以色列人都躲進了防彈間，以防不測。在以色列，各種建築都設有防彈間，是鋼筋混凝土整體澆灌的，我們的工地也不例外。我在工地上班的時候，幾乎找不到以方的人，像個世界末日。俗話說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要將我的想法在管理上付諸實施。平時我就發現，同學老是喜歡同工人打嘴仗。我可不一樣，我是個說一不二的人。再說了，對付這幫烏合之眾，我的知識和智慧足夠用了。同學曾經創造人均二千美元的產值，我要創造二千五。

工地上只剩下12個工人了，6個已經回國。我的同學沒有同他們一起回去。他聲稱要去埃及金字塔玩一趟。我開始上任後，他白天就去特拉維夫逛街，說是等簽證。實際上他不能和工人一同乘機回國，因為在平時工作中，「勞資」雙方結怨太深，沒准上了飛機就會打起架來，這也是我後來才明白的。

在我們工地，搞小樓裝修 8 萬美元，別墅裝修 2 萬美元，這是李經理同以方定的價。裝修內容包括，內外牆面、室內地板磚、電梯走道大理石、廁所衛生間、陽台地面等。我接班的時候，工人正在裝修兩幢小樓，月底結帳不會困難。羅馬尼亞人還在澆灌新樓的結構，展望前景，我信心十足，美元來啦！

同學將所有的結帳細節都向我做了一一交待。還有，每天一個工人大約能完成多少工作量，如打底灰 30 平米，打白灰 40 平米等等。所以，我領班當然顯得很內行。我同以方工長、負責結帳的工程師、為我運材料的叉車司機、大吊車操作員、電工領頭、水暖工、倉庫人員……努力保持良好的關係。以方工長誇我說，我就像他的左右手。

同學走後，我第一個月結帳，也沒有使勁要錢，給對方留下一個很大度的樣子。春節的時候，李經理開着車子帶着老婆和孩子，到我工地上來過年，並且帶來了小楠讓他取經。很明顯，這是他對我工作讚揚的一種形式。李經理還對我說，12 月份他給我帳上進了一千二百多美元。他讓我好好幹，並且打算很快給我補充人力。在收了工人第一個月交來的管理費後，我烟也抽起來了，並且是好烟，一副老板的模樣。離開家之前，我曾經向她保證過，從以色列回去以後，不再抽烟了。上火車的時候，我甩掉了最後一只烟。可現在，又不把它當回事了。

四、厄運

生活對我好像就是這樣，每當你春風得意的時候，災難就接着來了。我在工地掙扎了半年多，才知道我在與「厄運」搏鬥。那時我認為，工地利用我和同學交接班這個契機，一邊在摸索我的性情，一邊在進行着全面的改革。以方工長叫一郎，我們就叫他「狼」。他的「狼」名，也因我同他的征戰，傳遍了以色列其它工地。促使我征戰的還有一個人，工人們稱他「老幹部」。他是一個復員軍人，快 60 歲了，在省建築公司海外部工作。在以色列，他負責處理工人之間發生的爭吵，因為李經理的工人都是從省建築公司去的。工人回國的時候如果沒有老幹部的書面評語，他們出國時的押金，是拿不回來的。我剛到以色列的時候，他就在 Michmoret 給我們上了一課。當時我搞不清他的身份，但從他的講話中，你會感受到，他曾是一個出色的部隊連長，在建築部門管管工人，是小菜一碟。我接班的時候，他也來 Nes Zyyona 講過話。為了給工人鼓勁，他吹噓說，某某工地的工人一天能打白灰 100 多平米，貼磁磚 80 多平米……我一開始還信以為真，並且寧肯信他說的，不肯信工人私下裏對他的嘲弄。

我對創二千美元以上的產值期待過高，使我變得很凶殘。我表面上顯得很大度和善，心裏却長着「牙」，加上我在 Mickmoret 一個月中吃的苦，更不把工人出力流汗當做一回事了。春節過後，我的工人已增加到 19 人。每天一大早，我就把每個工人的活兒安排的滿滿的，用同學的話說，這叫老板的本事。我搞了輛舊自行車，滿工地跑。「狼」不停地打來電話，讓我修補同學以往幹過的房子，包括那些已經住了人家的房子，他的理由是，「都是你們中國人幹的。」修補都屬於白幹的活，那時整個工地掀起了一股修補熱。此外，「狼」毫不客氣地把許多本不屬於合同裝修範圍內的活也命令我幹，如小樓屋頂內安放熱水器的防水地面、搬運門窗、為已安好的門做防護套等等。我先是溫和地抱怨，「狼」答應給我算計時，即每小時每個工 5.5 美元。到月底我結帳時，發現修補工幾乎佔了工作量的一半。更可氣的是，我報的計時工被「狼」幾乎都「叉」光了。我感到被欺騙和愚弄。我忍無可忍，當着「狼」的面，將他批的計時工條子給撕了，「下次再讓我幹哪怕是一個小時的計時工，沒門！」我大聲吼道。

「狼」並不是個文化人，工地上的技術問題和管理上的點子都是工程師蘭德出的，「狼」只充當「打手」。後來計時工我還是不得不幹，只是盡可能地讓「狼」當場簽字，以防止他到月底結帳時，說

話不算話。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，「狼」開始對正在裝修的小樓質量進行全面「挑岔」。同學走以後，我本來就對工程質量抓的很緊，防止工人「糊」我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我指揮裝修的牆面和地面的質量比我同學的要高得多。「狼」一開始還誇過我，我自己還在晚上的時候，拿着手電筒去工地檢查過牆面白灰的質量。但「狼」現在的要求是，牆面要像玻璃面一樣平，用手電筒順着牆面照，不能發現有一點波浪形；地面用2米長的尺，來測水平，塊塊磚不能空。因此，我耳邊常響起「狼」的吼叫聲：「扒掉重來，我扣你的錢！」

「出色」的男人往往容易受到攻擊，一是可能別人瞞不了你什麼，二是對你有一種恐懼的心態。我平時就不把工地上的人放在眼裏，我甚至有一種下放到農村的感覺。「狼」一次問我，「你掙錢幹什麼，女人？」「No」我搖搖頭；「吃喝？」「No」我還是搖頭。「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一個 Politician(從政者)。」他好像猜出了什麼，而我只是笑笑，其實我自己對自己什麼都沒有目標，到以色列來也只是想冒冒風險而已。經過了四個多月的謀合，雖然他認定我是「a good man」，但他對我沒有什麼信仰仍感到不理解。他有時候還懷疑我們的工人，會把他給殺了。因為他對他自己這樣的一個「打手」地位，很擔心。他不會知道，工人恨的是我。我的思想中殘留着一些「文革時期人鬥人」的陰影。平時我雖然竭力忍耐，可當我暴發的時候，「狼」的腦門上也會青筋亂跳。

從2月份到4月份，月收入直線下降，4月份進帳已不到400美元了。我立志要為工人爭創高收入的許諾，也成了泡影。有一批工人6月份要到期，他們覺得沒希望了，開始進行「補救」措施。並且新來的一幫人也從他們那裏學到了經驗。不少人配起了手機，四處聯繫，周末和晚上出去打工。有時顧客的小車子都開到了工地上來接人。這使我大為惱火，因為他們白天幹活磨洋工，將新領來的工具藏起來，等晚上打工用，並且有意在工作上製造麻煩。好端端的一個手槍鑽，兩下子就把它給打冒烟了。有的工人居然還讓我為他找活，說給我回扣。工地上質量問題不斷出現，「狼」更加暴跳如雷。我開始發狠治人，停工、扣工資、加班返工等「撒手鐮」頻頻使用，後來我還聯合「狼」，讓他以他的名義找借口，攆走工人中的「害群之馬」。

那一階段，老幹部、以方勞務公司的海茨、李經理常到工地來「滅火」。老幹部表面上批評工人，實際上是站在他們公司的工人一邊，私下裏跟李經理講我不能帶隊。在老外面前他打着手勢，夾雜着一點希拍來語，討好老外。他還跟老外講，我們工人在家只拿相當於50美元的工資，把我們勞工的利益整個給出賣了。他自己也不想看，自己每月700—800美元的工資都是從那裏來的。海茨每月負責到工地來拿帳單，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是在海邊工地，他腰裏常別着把手槍，個子高高的，英文說得很好。我一開始向他抱怨過工地對我不公的情況，但最終我發現，他也是討好工地的，也希望勞工是「不吃草的好馬」。李經理不常到工地來，只有當我開罷工或攆人走的時候他才來。他只向我闡明原則問題，如不准開罷工，我沒有人事權等等。他很生氣，並且對我很失望。

半年多下來，我已經很適應這裏的一切了。創不創產值的事情，我已不再想的厲害，讓我馬上回國我都無所謂。工地的修補工逐漸減少，我們還完成了一個離工地有二里路遠的「鷄肋」工程，是一家私人的修車房。幹的時候，連價格都沒談好，但不幹不行，這就是勞務的性質，叫你幹啥你幹啥。我常常這樣想，李經理把我、工人還有「狼」關在一個籠子裏鬥，他們只是定期來取「蛋」。

在地工，每天都是「戰爭」。由於我把工作安排的過緊，有時我自己不得不出動體力，把成噸的地板磚，一箱一箱地搬進屋裏，兩條腿至今在上樓梯時還發「軟」。叉車司機又給你添麻煩，你要是給他一個運料清單，他就當場給你撕了。一開始你送給他點茶葉和香烟，他還感激你，到後來他指名要你給他買烟也不感激你，還是老樣子，不是拖延時間，就是把料放錯位。總之，他就是不願為你們這些中國

窮勞工好好幹活，反正又不是我們給他工資。據說他是猶太人和非洲一個小國人的後代。在以色列，真正的猶太人都把持着重要工作崗位，他們屬於一等人；前蘇聯移民是二等人，大都是超市售貨員或醫院護士，像叉車司機這樣的人，同阿拉拍人一樣，只屬三等人而已。在勞工中，羅馬尼亞人的地位比我們高。他們一邊工作，一邊消費，有了固定工作後就不再做零活。只有中國的勞工是最讓人看不起的，屬社會最低層。他們什麼活都幹，沒有休息日，掙了錢就往家寄，特別是福建那一帶去的勞工，全以色列哪兒跑得都是，倒拉圾、當保姆、搞搬運、做農活……掙錢已到了瘋狂的地步。有的福建勞工說，不掙到 100 萬（人民幣）就不回去了，因為他們在家花了十幾萬才把自己給弄到這裏來的。

記得是 5 月底的時候，也正是我被搞的焦頭爛額的時候，有一對華人夫婦到我的工地來傳道。他們有 50 多歲，看名片我了解到，他們是美國神學院的教授。第一次他們來找我的時候，我很不耐煩。他們如此執着，我猜想他們是不是有什麼目的，是不是國民黨特務，或是像法輪功一樣的邪教組織。那時的我，不僅又黑又瘦，精神也十分頹喪，一天工作下來，就想睡覺。好在工地上我說了算，工人中也有兩個是信主的，我就讓他們買瓶可樂張羅着。我平時沒事的時候也偶爾翻翻聖經，我可以借機好好地向他們發問發問，或調侃調侃來解解悶。因為跟着一群沒有什麼文化的人打交道，時間長了也變得低智能了，我想。

「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……這裏的罪指兩種罪，一種是顯而易見的，如殺人、偷盜、奸淫、貪污……為法律所不容；另一種是隱而未現的罪，如嫉妒、貪心、邪念……它們是與身俱來。只有認罪，才能罪得赦免……。」我知道，他們解經的目的，就是想讓我承認自己是罪人。我想，我雖然沒有機會成為偉人或英雄人物，也不至於成了罪人吧！錢沒掙到什麼，却老是有人來讓你認罪，並且我認為，我可是個善良的人呀！「你說，我能不能看見上帝。」「你的膽子也太大了，我們看太陽還得用墨鏡什麼的，你想想看，連太陽都是神造的……。」我已記不清我問過多少像這樣的無聊的問題了。從那以後，他們幾乎每周都來，給我留下的東西有：磁帶、錄音機、教會材料、報紙、英文《讀者文摘》等等。後來他們居然還回美國一趟，花了 25 美元給我買來了一本中英文對照《聖經》（和合本——新國際版），因為我曾經對他們說過，我以後翻譯可能會用得着中英文《聖經》。我覺得每次我都熱情接待了他們，並且陪到最後，這本珍貴的《聖經》就算是對我的酬勞吧。只是我沒有信上帝，他們感到很失望。

五、感悟聖經

八月份，工地上的一批早就到期的工人，終於回國了。並且一批新工人很快就補充了進來，李經理還給我配了個助手，比我小幾歲。我的這位助手是個信主的人。每個星期天下午，他都去特拉維夫做禮拜。本來工地上的修補工作結束以後，產值可以提高，我又多了個助手，「搗蛋的人」也滾了，可以大幹一場了。可情況的發展仍然讓我大失所望。我先是把助手接到我屋裏住，把工地情況一一向他介紹清楚，又把他引見給「狼」和所有工地的外方人員。我給他搞了輛自行車，每天讓他分工當頭，我來運材料。周末，我還帶他專門玩了趟死海，有時我也跟他去教堂做禮拜，想跟他攔攔好關係。

一個多月下來以後，我發現情況不對頭，他開始不把我放在眼裏。「狼」在下達任務的時候，把我倆都叫了過去，他只要看我跟「狼」說外語，心裏就不快活，硬是起疑心，說我有意讓「狼」在工作上挑他的毛病，為此工人更加恨我。那時以方建築公司為滿足市場需求，不斷改進施工工藝，使用新材料，這對我們來說等於是加大了施工難度。有些問題無法向工人說清，這屬於領導的事情。我的助手是第二次來以色列，在國內幹活的時候也領過隊，家住在農村，跟工人相處比我要到位，再說，他們在家都是一個單位一人。我一氣之下，不讓他當助手了，幹活去吧，我管你信主不信主。當時國內電視正在

播放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，我們在工地住處安裝了衛星接收器，能收到中央 4 台節目。電視裏許多年輕人都在談觀後感。「來吧，到我工地來，我不出二個月就能把你給煉出來了。」我心裏想得很惡。

周末的時候，教會來我們住處的人也多了些，他們帶來 DVD 放像機。光盤裏介紹了一位香港人士信主的見證。這位男士曾經沉湎于性不能自拔，練過什麼「帝王功」等等，用他的話說，「見到女人就想……。」真有點嚇人。後來他信了上帝以後，好了。我那時經文也知道一些，腦子裏立刻就冒出了一句經文，「見到婦女就動淫念的就是犯奸淫罪了。」我當時既覺得這位香港人士可笑，又覺得經文的話幾乎就是讓人禁欲，是反對本能。但我跟一位姓許的牧師說，我的智慧超不出聖經，聖經的話直逼人心。許牧師是台灣人，他笑着說，「看來你遲早會信上帝的。」我却戲言道：「我認為世界上相信錢的人比相信上帝的人多。」

到以色列來的中國勞工，都是由胖變瘦，由白變黑，由神采奕奕，變為一臉沮喪。有的人甚至幹活累出了病。在工地，你感受不到任何尊嚴，因為老外知道，中國人要的只是錢。在特拉維夫海邊的一個菜市場，勞工們在星期六的下午去那兒買菜。一家豬肉店的老板常用自來水來驅趕擁在店門口的中國勞工，因為他們要的都是肉店垃圾筐裏的肉皮和大骨頭。在以色列，不管你見到的是黑人還是白人，亞洲人還是歐洲人，沒有哪個國家的人像中國的勞工這樣沒有尊嚴。在住處，他們打牌、賭博、周圍衛生被糟蹋得像個豬圈，叫人家怎麼能看得起你呢？一個老外跟我說，他看到我們的一個工人，蹲在地上，手裏端着碗吃飯，然後從大褲叉搗出「家夥」來撒尿，邊吃邊尿。我在教堂和一位美國來的華人學者聊天，用英語調侃自己，「當你跟他們在一起工作的時候，你不得不了解他們；當你了解他們，你就不知不覺地成了他們的一部分；當你成了他們的一部分的時候，你朋友來見你時就會說，哇！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了！」那位華人笑得很厲害。」但在美國每個人也只不過是個號碼，因為整個社會的運作，是只認號碼不認人他這麼說。

李經理知道我讓助手當工人後，打電話來批評了我一頓，讓我把工地交給助手管，對我另有安排。我這才知道，李經理原來是叫他來替換我的，哪裏是什麼助手啊。我真是出力不討好。本來我覺得，我當「官」當到這時候，才剛當出個「味」來，沒想到連個「庇馬翁」也好景不長。當然在走之前，工地有些事還得找我，我還得管管工人看病、到月結帳、領生活費等鎖事。工人知道我「下台」後，欣喜若狂，當晚喝過酒以後，就有人把的自行車輪胎給扎了。我連為他們搞搞材料或去鎮子買郵票都沒法去了。誰讓我平時給他們管得那麼嚴呢，並且我又是一個外單位的人。看來，我這滿腦子裝着理想、主義、知識的人，管起工人來，還不如一個「大老粗」呢？生活真是太嘲弄人了。

在以色列各工地帶隊的人中，有好幾個都不是搞建築行業出生的。有一個曾經研究過航空動力學的研究生，叫劉振義，也帶過隊，是李經理公司的人。在公司剛起家的時候，他就來以色列了，並且能用希伯來語寫東西。我剛到的時候，就認識了他，當時他也住在 Michmoret。那時他的床頭上，放了許多有關宗教的書。晚上由於太疲勞，他看着看着書就睡着了，連鞋子也不脫。在後來的接觸中，我知道他是信上帝的，並且認為他可能是在研究神學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在住處給他打了個電話，想聊聊天，解解心中的憂悶。他說：「你讀讀聖經裏的傳道書，然後祈禱祈禱。」「唉，他又來了！」我心裏想，「他老是讓你信上帝。」

反正也沒事，我翻開聖經，讀起了傳道書一章。我平時就常翻聖經，不過這次看的比較認真一點。「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！……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……眼看，看不飽，耳聽，聽不足……已過的，無人紀念，將來的，後人也不紀念……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。乃知神叫世人所經練的，是極重的勞苦。……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；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。然而，神從始

至終的作為，人不能滲透。……我見日光下，有一宗大禍患，就是財主積存資財，反害自己。……人的勞碌都為口腹，心裏却不知足。……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，當同你所愛的妻，快活度日，因為那是你生前，在日光下勞碌的事上所得的分。……我又轉想：見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贏，力戰的未必得勝，智慧的未必得糧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資財，靈巧的未必得喜悅；所臨到眾人的，是在乎當時的機會。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；魚被惡網圈住，鳥被網羅捉住，禍患忽然臨到的時候，世人陷在其中，也是如此。……你當從心中除掉愁煩，從肉體克去邪惡……。」

讀完之後，我一個人出去散步，往小山丘的背後走去。那裏比較安靜，是一片荒草地，「原先也許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園吧。」一路上，我看到小山丘脚下埋着許多支離破碎的、生着鏽的小汽車殘體。「是啊，一切都是虛空，當年富有的象徵，如今也就成了這個樣子了。「我走呀走呀，走的很遠，住處已不見了，天快黑了下來，遠處超市的燈已亮起。」我以前在伊朗祈禱過，我現在也可以祈禱，反正周圍又沒有人，再說，不要什麼都拒絕，祈禱又沒什麼壞處。我心裏這樣想着，脚步停了下來。我面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，閉上眼睛，心裏還有一絲絲覺得好笑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氣，「我信有神，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話，就請你引領我吧！」我祈禱的時候，聲音很小，甚至還沒有我耳邊的風聲大，也沒有說——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門——這樣一個正規的基督徒祈禱時的結束語，可祈禱却是真心的。

祈禱結束以後，我就開始往回走了，也沒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感覺，遠處超市和汽車的燈光向我招示着塵世的喧囂。我心中很平靜，好像我剛到以色列來一樣。當我快走到住處的時候，看到工人已下班了。望着他們那急促趕回住處的樣子，我突然憐憫心大起。聖經的話語臨到了我：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的由不得我。」是啊！我往日裏，逼着工人按照我的意圖完成工作量，這跟我小時候扮演的周扒皮有什麼兩樣。我的目的不就是要掙更多的錢，然後再去買那些炫耀「富有」的東西嗎？看到工人們那疲憊的樣子，我感到我平時好像就在犯罪。

從那以後，聖經的話開始打動了我。那裏面好像隱藏着許多天機。就這麼一句看似簡單的話，讓我聯想到整個人類的活動幾乎都是這樣。別的不說，就是我們經歷的文革，毛主席不也是要立志，消除人的私心，要狠鬥「私」字一閃念嗎？可是其結果呢？而為什麼人人心中都存有美好，而現實又令人失望呢？什麼又是我們人類社會的最終美好的境界呢？

那天晚上，我顯得格外興奮，正好又碰上醫生巡訪和發生活費的人來到工地，我為工人服務很熱心，他們還以為我有什麼喜事了呢。9點多鐘的時候，我去工地轉了轉，想第二天能為他們做些什麼。我給劉振義通了電話，談了幾乎有一個多小時。我感謝他以這種方式對我的安慰。他聽了以後不停的感謝上帝。那天晚上我睡不着，躺在床上想：力戰的未必得勝，智慧的未必得糧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資財……所臨到眾人的，是在乎當時的機會。……是啊，我没有經歷戰爭年代，也沒有嘗到文革時期人鬥人的滋味，所臨到我的是經濟變革時期。我在這裏的力戰也沒得勝，碰到了倒臺時期，市場的操作不是以我的思想有多偉大來運作的。我在最快活的時候進帳 1200 多，在最累最氣的時候，進帳只有 400 元。在我從小到大的經歷中，有哪樣事情我能真正把握呢？回顧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，感慨聖經的話是真理。記得我小的時候，聽到鄰居家要下放到農村去，我好奇地扒着窗子看他們哭。夫妻倆是上海解放前的資本家。後來聽說他們差一點上吊死掉。當年人們恨資本家，而如今人們又……「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，已過的，無人紀念，將來的，後人也不紀念……。」

六、沒有信仰的潛意識

11 月中間，天又開始下雨了，我到以色列來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，教會的人也不來了，李經理也好像把我的事給忘了。工人、外方人員還有「狼」都開始對我很客氣，可能是我忘了錢，只為他們服務的緣故吧。我在住處等待的日子裏，開始讀閱有關聖經的書和祈禱。在一次默禱後，我覺得想去鎮上書店看看。在書店裏我花了 60 謝克爾，買了一本店內唯一的一本新到的書，相當於人民幣 240 元，並且老板一分錢不讓價。這是一本英文書，叫做潛意識的動力，我想看看信仰和潛意識之間的關係，因為我認為信仰可能就是潛意識在起作用。當我讀到「美國心理學家之父威廉·詹姆斯說，19 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現不在自然科學領域，而是人們的潛意識在信仰的觸發下所產生的力量」這句話時，我決定要買這本書。因為我父母他們那一代人，當年就是在信仰力量的觸發下，放棄了在上海的高工資生活，決定離開上海，到內地來的。我年輕的時候，也曾經有過信仰的衝動。並且一提到信仰，我腦子裏就想起了小時看過的電影。那些英雄人物內在力量的爆發，不也是源於他們的一種理想或信仰嗎？我深知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你可以英勇不屈地獻身，也可以因中邪，自焚或自溢，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。而現實生活中，大多數的人受環境的影響，無法產生信仰的力量。

潛意識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，他曾經獲得過哲學、神學、法學和宗教科學方面的博士學位，在世界各地講學，著書立說。這本書也是世界暢銷書，1963 年就有了第一版，作者如今可能已不在世了。50-70 年代，我們國家基本上是封閉的，我們接觸不到外界的東西。現在時代變了，我有幸出國自由讀書，也多虧了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和穩定的政治局面。只是覺得在國外打工，寄人籬下，做為一個文化人，心裏很不是滋味。我很想了解外國人的信仰和精神的追求。書中提到，生命的法則就是信仰的法則，佛教徒、基督徒、穆斯林、猶太教徒等都能祈禱起作用，並不是因為他們那種特定的信條、禮拜儀式、禮節、咒語、祭品等產生作用，而是因為這種信仰或精神上所接受的東西在起作用，是你的潛意識與你的願望相一致的時候，祈禱才起作用。

我在精神上要接受什麼信仰呢？書中說，人的心理有兩部分，它們的功能不一樣，一般我們把它描述為主觀和客觀、有意識的和下意識的、醒着的和睡着的、表面的我和內在的我、自主的和非自主等等。我們用意識和潛意識來代表心理的兩重性。你的潛意識好比是一個花園，你是一個園丁，你每天都在潛意識中，根據你的思維習慣播種（你的思想），所以，你身體和你的環境所收獲的，就是你在潛意識中播下種子的果實。你可以通過祈禱往潛意識中播種子，如果睡覺前你對你的潛意識說：「我要早晨 6 點起來。」它會準時把你喚醒。這是一本很好的書，裏面的許多內容非常實用，但只是不告訴你去信仰什麼。

書中不斷地告誡人們，要不斷地排除思想中的消極因素，像「你不行。」「你會輸的。」「這沒用。」「有別費勁了。」等等，並且書中不停地選用聖經中的話語來堅固你的信心（我的那本中英對照《聖經》正好也派到了用場）。排除消極思想的最佳時間是在睡前或早晨剛醒來。平時也可以放鬆身體，進入一種休眠狀態後再祈禱。書中認為潛意識開不起玩笑，它什麼都接受，並做出相應的反應。因此不要播撒消極的種子。潛意識還帶有奴役性，一旦你不停地重復某種想法或某種動作，你的潛意識就會固定這種想法或動作，做出像慣性運動一樣的反應，並且不需要你再去關照它，像你學會騎車子或游泳一樣等等。因此，成功者往往是「受迫」成功。

這本書給我印象深的地方還有幾點：一是作者列舉了許多通過祈禱治愈病人的驚人例子，也包括作者本人為他人祈禱治病的成功案例；二是書中提到，祈禱會通過一個萬能的靈起作用，並相信所有的教堂或世界存在之前，這個靈就存在了。「從古至今，在世界所有的地方，都有人本能地相信存在着超自然的大能；在某種條件下，這種奇特的大能可以被引發。」「你的潛意識從不衰老，它是沒有時間沒有空間的，它無生無死，是永恒上帝大靈的一部分。」當我讀到這些話時，我激動地給劉振義打電話，

「原來這本書的作者也信上帝。」後來我知道，有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也信上帝，像牛頓、愛因斯坦等，因為在西方社會，人們的世界觀都是基於聖經文化的。

我自從第一次祈禱之後，想不起來抽烟了。我當時桌上放着一包好烟，只抽了幾枝。外面下着雨，我在屋裏看書，當我發現這個情況時，我懷疑自己是不是中了魔，便點起了一枝烟。但我實在喜歡不起來烟味了，只抽了幾口就把它給扔了，我也從此與烟無緣了。是上帝還是潛意識起作用了呢？還是兩者都有呢？我說不清。說來也奇怪，後來有許多小事也是因為我祈禱有了回應。

有一階段，我的情緒很激動，如聖經裏說，「像是心裏着了火。」我積極地去幫助別人祈禱。有一個工人在工地腳被釘扎了，腫得很厲害，吃了不少消炎藥也沒消腫，已經有兩天了。根據潛意識的道理，人祈禱時要在半睡眠狀態下效果最好，因為這個時候，人的主觀意識干擾的最少。我就給他寫了個祈禱文，讓他在晚上睡覺前不停的祈禱，一直到昏昏入睡。第二天他來找我，問我要聖經方面的書看，因為他的腳已完全消腫了。我記得給他的祈禱文中寫着：「上帝既然造了我，也會修復我，我相信有上帝，我因我的信，腳得康復。」這有點類似聖經裏耶穌給人看病的樣子。看來祈禱加信心的確起作用，我想。

我的同屋，現在是老板了，手頭有一本「小魚」聖經，因為書的黑色塑料皮上印着一條小魚的輪廓，故得此名。這本聖經吸引我的原因，是它裏面有「新生命學習綱要」和「專題經文索引」，並且每個章節前面還有簡介，這對讀聖經有很大的幫助。他是通過考試在教會領取的，在書店是買不到的，所以我開始了考試的準備。周末我從教會領回了教材，每日有時間就做習題。教材有《新生命》、《新生活》、《門徒之道》和《牧者之道》四本。

一開始，我只對介紹聖經的知識感興趣。「聖經影響着全世界，沒有其他任何書籍可以與之相比，它傳播到地球的每個角落，影響着無數文化……被其真理改變者難以計數，只有在永恆裏衡量，才能知道它對全人類的影響該有多大。聖經是由 40 多位作者，歷經 1500 多年，用不同語言在不同大洲，書寫完成的，他們有帝王、先知、農夫、稅吏、囚犯等。聖經都是神的默示，真正的作者是聖靈。文體各不相同，有歷史、傳記、詩歌……但整體却是一部統一的書，真是個神蹟！」

在做習題的過程中，我知道上帝是個靈（不是像我以前想像的那樣，認為有一位老人，坐在空中），人的肉眼看不到。這個靈超乎眾人之上，貫乎眾人之中，也在眾人之內，是無所不在的。人只願意相信看得見的，不願意相信看不見的，人必因信得救。我想，在國內，人死了之後，老百姓喜歡在條幅上寫着「西方接應」，或英靈「永垂不朽」之類的話；在清明節，人們去上墳、燒紙；這說明人們在靈魂深處，也在追尋着靈界的永恆，但僅限於一種願望，借以表達對死者的哀思，並不真的相信。

對這個問題，我那時挺愛鑽牛角尖。教會裏，我常聽別人做見證，也談及天堂的話題。一個美籍華人說，如果讓你在一個「有天堂」和一個「沒有天堂」問題上下賭注，這個賭注就是你的信心，你把賭注押在哪一個上面呢？如果你押在「有天堂」上面，即使沒有天堂，你也不吃虧；如果你押在「沒有天堂」上面，一旦有天堂存在的話，你不就吃大虧了嘛。潛意識書中說，許多科學家能證明，人死後，生命能以另一種形式存在。聖經中說，這是神的奧秘事，人不能測透。我有時想起小楠的話，這有點類似三維看二維的比喻一樣，神有多少維，我們不知道。其實我這個人，不在乎死後歸宿，認為「生為人傑，死為鬼雄」，或者吃吃喝喝，死了拉倒。

我的那本潛意識書的作者，曾周游世界各地，訪問過各種廟宇和宗教聖地。他發現各種迷信甚至邪教也能讓人因信病得全愈，並且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。這使我想起國內信教的人大都是些老太婆和老頭子之類的人，他們可能也是因生活的磨難或因得了重病，信了主以後身心恢復了健康。我的同屋還跟我講，他們莊子裡許多信主的人都大字不識幾個。但在國外卻不一樣，且不要說專業神職人員，就是信徒也都是有文化的人多。有時我還想，一個殺人犯得了重病，祈禱上帝保佑，結果病好了，之後還去殺人，他信得究竟是什麼樣的上帝呢？

我後來問教會的張牧師，為什麼信上帝的人政治家不多，有錢的人不多。他認為我還不太了解國外的情況，並用聖經的話來向我解釋，還推薦一些書給我看。當時我對他的解釋不滿意，企圖想通過看書來解決我的問題。我帶回了不少書，如《中華文化與基督教思想》、《聖經簡介》、《科學與基督教信仰》、《峰回路轉——海外學人見證》、《科學家評論進化論》等。

2000年底的日子裏，我不停地被聖經的話打動，徘徊在信和不信之間。「不行」，我心裏想，「我得看看從國內帶來的書。」我從牆角木架裏翻出中英文對照讀物《道德經》和《理想國》。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（天下本無什麼道，所謂的道，也只是在無道的背景下，所產生的那麼一點點相對而有限的道而已）……。」古人的靈性不也是通天的嘛。但讓我憤怒的是，「愚民政策」居然也是道德經的內容，這那裏還有什麼道德可言呢；而《理想國》幾乎就是在維護奴隸等級制度。

七、靈魂的飛躍

你不得不承認人有靈魂，這個靈魂在找不到歸宿的時候，它是浮躁不安的，它不取決於你在社會上的地位或財富的多少。2001年2月18日，是我認定上帝的日子。在此之前，我靈魂深處是如何進行廝殺的，我回憶不起來了，主要是聖經的話在我裏面起了作用。在這裏我就隨便說一點。聖經中說：「人怎樣思量就怎樣行。」這就是說，你不能同時行善又行惡，也不能同時往東走又往西走。你必須有選擇。但人為什麼常常有惡的想法呢？是因為當我們的思維，順從了我們的肉身需求時，我們可能就會變得貪婪、懶惰、嫉妒、恐懼、憤憤不平……我們的靈魂無時無刻不在於肉身的欲望搏鬥，或放縱或抑制。聖經中又說：「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，惟有愛心能造就人。」是的，我不就自以為很有知識嗎，平時看不起工人，我對他們有愛心嗎？科學技術知識就像一把雙刃的劍，如果沒有愛心，又有什麼益處呢？我那時開始認識到，那對美國華人的傳道是對的，人生來就有順從肉身去思維的原罪傾向，這種隱含的罪就是人類精神痛苦的根源，並且會與日俱增。聖經中說：「人心之詭詐，壞到極處，比萬物都詭詐。」也是給人定罪，又表明人心之叵測。過去有許多偉人，先是建立各種理論，然後號召人們通過自我改造，來實現某種理想的社會。而聖經中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，」却一句道破了天機。這也包括偉人在內，因為他們是人，而不是神。「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，世上實在沒有。」我知道，聖經中說的罪，東方人是很難接受的。許多資料也都表明了這一點。聖經羅馬書中有關「人的終身都是靈與肉身的交戰」一段描述，讓我一下子把我自己從小到大看的清清楚楚。

我信上帝的時候，並沒有通讀聖經，也沒有解決我思想上存在的所有有關人生的問題，但我好像更能認清人的邪惡和詭詐。我有時也覺得我是在以西方文化的教育方式，進行自我世界觀的改造。

3月17號，我通過考試，在教會領到「小魚」聖經。4月14日，去耶路撒冷參加了洗禮。我在「貝都因」營火晚會上做了見證講演，大部分參加的人都是大陸留學生，他們都一致認為我說得很精彩。許牧師還說，如果當時能用錄音機錄下來就好了。只可惜那對美國神學院的教授夫婦不在現場，他們回美

國去了。我對他們永遠是心存感激的。現在，我只能把我交給教會的「信主得救見證」復印件抄來讀讀。

信主前的光景：

「沒有信主前，接受的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教育，認為先有物質後有精神。年輕時，信仰過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，自己也曾在這方面窮盡想像之能事；後來又認為孔孟學說是為人精華，是立國之本；後來又認為權力、金錢、女人是推動社會運動的永恒軸點。在國內的家人、親戚朋友均無人信教。改革開放後，家鄉教會的復興，我認為是人們對神和迷信的追求，以滿足靈魂中的饑渴。我曾經讀過聖經故事，認為是神話事故。年輕時讀到莎士比亞的‘生存還是毀滅……沒有一個從天國回來的人……使我對人生一直持消極和悲觀的態度。」

信主時的經歷：

「來以色列後，一年多時間沒有信主，盡管教會活動我也產生些興趣，但均人為是人的自我陶醉，認為神是人造的。後來不斷發現聖經中的話是真理，但又覺得裏面有太多的神話和外國人的名字。我的同事劉振義信主後，我認為他是想研究神學，因為他曾經是研究生畢業。在以色列的工作（建築業）、生活（最低層）使我覺得，我即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，又是資本家榨取我們血汗的對像。在一次工作的煩惱之餘，劉振義讓我讀聖經傳道書，讓我祈禱。我照着做了，我當時認為，人要心胸開闊，不要拒絕一切。這之後，奇迹產生了，我一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，但的確確我被改變了。」

信主後的改變：

「首先感到一切都過去了，心情特別輕鬆，之後的每次祈禱都有變化，烟不抽了。再看聖經感受不一樣了，感受到聖靈的存在，這是人的理智所無法想像的。在看了許多福音小冊子和其它書籍後，發現許多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，就是在真誠的祈禱後，都產生了奇妙的變化。以往對人的智慧、知識、科學等堅信的我，不再排除超自然靈的存在了，他就在我裏面。聖靈無處不在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。我早就認為聖經中的話「世人都犯了罪」是真理。因為在人們的意念中，就是常常不斷地、非故意地產生罪的念頭。只有信主，心裏才能平安，‘罪才能得赦免’。我在寫這份申請前，已有一個多月的冷靜思考。現在我真的信主了。我的內心如同戰場，新我舊我廝殺不停，最後，上帝啊，你救了我，改變太大，真是千言萬語……。」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七期，2007年1月。

(蒙作者允准刊載)